

荆川先生文集

二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序

石屋山志序

凡情櫻於物者未有不累於中而喪失其所樂者也
有人焉知夫軒裳圭組之足以為累而欲自逃於山
顛水涯之外以為得所樂不櫻于物矣然不知方其
有羨於山水而莫之致也則或煩勞而悵望而其既
得也則或嗜深玩奇窮乎幽絕勞精神而不知止其
私之也則一丘一壑悉以自占而若恐其或奪
不久而將去也則躊躇顧戀而其既去也則或悵
有失如遷客之思其故鄉胃於懷而不能已此其
得患失於山水與夫患得患失於軒裳圭組者清
固有間矣其決性命之情以櫻於物而喪失其所樂
則一也孔子不云乎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
者靜仁則所見無非山者然非待山而後為樂也知
則所見無非水者然非待水而後為樂也非待山水
而後為樂者非過境而情生非過境而情生則亦非
違境而情歇矣故境有來去而其樂未嘗不在也苟
其樂未嘗不在則雖仁者之于知者之于山亦是
樂也雖入金石蹈水火不足為礙至於軒裳圭組不

足為絀亦是樂也君子所以欲自得者以此而已石
屋者安成山水之勝處也彭君隱焉而樂之既官於
四方而恨不能與俱於是纂為圖若干卷凡巖洞之
嶽峯飛泉之噴薄草木禽魚之窈窕朝霞夕霏之變
化不假登頓不勞騁望而宛然坐得于此不離乎軒
裳圭組之間渺然自縱乎幽遐詭異蕭散之觀雖人
之未嘗至石屋者亦將於是焉可以神游而意到也
君信可謂能樂于山水矣然吾不知君之樂豈以厭
軒裳圭組之為累而欲自逃于此歟或悵然于懷而
不能自己歟抑其中固有可樂聊以寄于此歟君苦
志好學而從事于仁知不欲為亢世高蹈之士而欲
為中行君子其必有不櫻於物者矣其必有不待山
水而後為樂矣因叙以問之

贈彭石屋序

君子之仕也非以為利也其苦身以為人至于手足
胼胝而不敢以為勞其忘身以從王事至於終窶且
貧室人交謫而不敢怨此豈有一毫利之也哉宋儒
程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
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其學也為
己則其仕也必為人其學也為人則其仕也必為己

順之讀其說而有感焉又嘗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儀休則獨述其拔園葵解饋魚一二細事而畧不及乎其他竊意休之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之大計而此二事乃匹夫之小廉耳何太史公舍彼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夫之小廉也其意可知矣蓋以為苟不自利必能利人苟不為己必能為人也歟余從縉紳之後見世所謂賢士大夫者多矣未見有一毫無所利於官者也夫世之潔清好修者不啻幾人而余以為未能無所利者非過歟蓋檢于耳目之所及而或忽于所不及慎于大或忽于細此僅愈于黷冒無耻者則可耳其去古之循吏不亦遠乎今夫以小民供有司之飲食器具而不以為有司之浚我以有司受小民飲食器具之供而不以為小民之過奉我其來也久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恠也嗚呼此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宜興山縣也里胥之供官歲為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來署縣事公曰吾廩祿之外一錢亦私也况百金乎且我書生所須幾何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無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遑恤其後乎且後來者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為不賢者地

乎侯為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屋亦可軒然無求于世而顧有一毫利于官也哉侯治宜興數月有惠愛其利害所興革多可書而余獨稱侯之節且侯之節其大者多矣而余獨舉其細者亦太史公載公儀休之意也以侯之仕不為己而其仕必為人者可知已以侯之仕能為人而其學必為己者又可知已或謂小節不足以觀人豈其然耶于是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官某與諸生某輩欲留侯不得則求予文為侯贈余不能辭也遂因侯之節而及於儒者為己為人之說以告于世之仕者非獨以告為宜興者也

送太平守江君序

嘉靖中交人纂其君貢獻不通

天子議將用師於是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為廣東西雲南三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之廣南諸郡尤綰三省之口為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齒錯故其選人尤重于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

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于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為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鶩于毒利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逸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篝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敵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于陡崖深篝之中固與出入于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徵上之畝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謀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篡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為篡人役也其左右之劫于兇虐欲自援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壓交人之胸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夾攻之力顧為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形蓄銳蹈瑕而動

用其長技與熟于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援之人以為內間因其仇國以為外掎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響應者然則兵不必俾其都而篡之首可以懸而誅之矣其與勞師匱糧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為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于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于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勲銅柱之外者世固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又

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于公卿大夫皆不去乎其邦出有祿位之榮而入有桑梓之歡其委贄而效之君也未嘗一日違乎其親其戮力于國也未嘗一日捐乎其家其或銜命而使蓋亦不過乎友邦侯服之間而非有蠻陬海徼之遠且難也然而四牡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于上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敢恃其勢之所易以使而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不忍奪人之私以斷乎事之所必集而下不必自割

其私以殉乎公之所必急于此之時士之不樂于仕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不然徼于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乎其鄉羈於畫土之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其所冒而歷者或絕棧驚波翳瘴毒霧夢寐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群而磨者或侏僂俚語豕竄鹿視耳目之所恠而愕焉者也此其勞逸愉悵與古已大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據其勢之所易以使之而惟新乎其事之所必集下之人方且割其情之所難以安而惟殉乎其公之所必急然則今之仕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白石江君歎人也乃今為

天子出守太平當南徼之絕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夷獠雜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顧力不能偕也豈亦有不樂者乎君既不得如古士大夫各用于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間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能代為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雖然太平為南徼雄鎮外指交人之背內理綏諸蠻酋其為地也最要而其欲得良吏也甚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親為辭耶抑以

天子方有事南陲欲借豪雋於鎖鑰之用而嘗試之盤錯之效以待旦夕而事定則遂還君于內地以便君之私也歟余固知君非久淹邊郡者也然則君其可以慨然請行而祈父之歌余知其不必作于他日矣

送彭通判致仕序 代府官作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勤也其去者則屈者曲為之挽而留之于是有以去者從屈者而屈者不患于無與共歟伐焉則君與之書是也其屈者則去者曲為之引而致之于是有以屈者從去者而去者不患于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其或去者不能為屈者留則屈者為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為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于是屈者慨然有羨于去者以其絕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屈者以為重然後風聲爽奕耀人耳目至於久而益章則漢人之于二疏唐人之于賀監是也自余官于常而得與石屋彭君為同僚君溫雅純粹粹行潔而村裕雖在僚佐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于得君竊以為彌縫缺失實惟君是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為之悵然自失既自愧其力不能留君且

以余之迂拙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在君後又自愧其縻于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羨乎君之不可及而欲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古人者而又不能也則請聊述余所聞以贈君可乎夫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既已漸于遠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為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可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蚤夜孜孜斲盡乎已而被乎物者豈獨蹙蹙于世者則然雖肥遯高尚之士亦固有責焉耳且君之居官清遠閒散條然絕不以聲利自汙則仕固無異乎其隱今君之去也將益盡乎已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而其羽可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苟徒枕石漱流嘲弄烟月以為曠達而曰世與我既相違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處予也哉

贈竹嶼呂通判還郡序

今之為蠲災之說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於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于三分之一內有司者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

信也而必溢其數于三分之一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為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為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其分數而無盈乏若使據實而上焉則是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然災自七分以下皆中飢小飢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實分之蠲若夫大飢則其實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過七而止則是大飢之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既已不能當其所災矣况所蠲之分數云者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留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州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留者十不能二三也額計留者二三分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留者解者十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一二耳則是十蠲其七者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實也若使其所虛蠲者未及乎七則其實蠲又當逾少於一二也夫災之數溢于十而蠲之數裁於一二此如徧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尚有一毛之益也而况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民也其或有司不能皆賢也胥吏實操其散歛之柄獨詔下矣匿而不布也鞭笞競行程期轉迫至于

一無所負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于蠲矣是蠲之公困者虛也注之私困者實也有十分之災而

卒至于無一毛之蠲嘻其亦可嘆矣章立呂君判于吾常以督稅為司者也君操履修潔饋遺一無所受可謂嚙然不涅於緇其才精於勾稽胥吏不能欺也而窺其志蓋若不欲以繭絲為功者豈古所謂撫字於催科者非耶已亥之歲將入京師既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羨中家以上不能具饘食其野人或剝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將如其分數而蠲之耶抑猶不免乎裁其三分如曩時耶將通其留者解者之算而蠲耶抑猶不免乎不蠲解者如曩時耶呂君以督稅為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算而轉輸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解者之所不可蠲也此呂君之所不得專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羸胸而操縱乎貧富予奪踈其鞭笞而緩與之期使所蠲者雖一毛必達於民而所不蠲者不至乎棘以厲民此呂君之所得專焉者也君為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者余既以告於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耶安

知主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飢而不害也歟

贈蔡年兄道卿序

嘉靖己丑余始識道卿於同年中已而同事於吏部後數年道卿為刑部郎余見之京師又數年道卿謫為廣德同知余游金陵而道卿適在焉於是又見之於金陵自始見道卿則貌樸而氣溫如良金之蘊於礦也再見之其貌煒然其氣充然問之以古人之書無所不通間或作為文辭率能與一時文士相馳騁上下如虎豹之不肯自晦其章而蔚炳時見乎外也又再見之則貌之煒然者以凝氣之充然者以虛與之語非六經之蘊不以言從而叩之非君子之儒不以存諸胸中如草木之將落其華歛其元氣而歸乎其根也道卿年未三十而余三見道卿亦不過四五年間耳既已屢變不可涯涘而且卓然有志於道借使過此數十年余不知幾見道卿不知道卿容貌辭氣又何如而其於道何如也其所謂速化者歟夫學者非其才之足貴而聞道之難聖賢之道易以簡而學者每病其難聞何也其母乃多岐誤之歟故學者必一其所志而後精乎其進百家眾藝莫不皆有可

喜可慕而皆可以附託於聖賢之道後生耳目好奇而不擇方其力蓄而氣銳力蓄則必有所湧洩非泛濫不足以肆氣銳則耻於一藝之不及又安能奪其可喜可好而專事於淡乎無味之至道哉其習之也惟恐其不博而不知博之適足以溺心其羅而張之也惟恐其不文而不知文之適足以喪質及其力刃於無所不搜氣竭於無所不恆于是向之可喜可慕者或如搏影而不可得或得之又不足以理身而養性而適以溺乎其心喪乎其質于是始欲反之于道則力已刃而不能果氣已竭而不可鼓大率少年剛銳之士不患乎進之難精而常患乎志之不一至於力刃而氣竭則雖或不患乎志之不一而常患乎進之難精道卿既已落其華歸其根以一乎其志矣夫聚其全氣與力無所滲洩而一以輸之於道至於久而未有聞焉者吾不信也在道卿精進之而已于是道卿遷官廬州將行廣德諸生彭某輩來求余文以贈余欲堅道卿之志而勵乎其進也故聊為之言以俟異日更見道卿云爾

贈宜興尹林君序

宜興環山為邑所產多竹木名材熊羆異獸柿栗茶

薈之饒其民人工織屨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為游賈於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絕罕至其地其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袤之人而自老於岩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慙畏吏而簡訟山澤之稅不待督而入為吏者既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宿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迴溪峻嶺飛泉石竇皆帶郭數十里內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人逸士之所說好而忘其身之為吏也蓋凡宦於東南者莫不以宜興為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龐之風漸泯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捭闔既無以異於大都諠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為浮侈與吳會爭勝山谷之耽往往憑險以逃稅或擊鑼聚群持木挺格捕者急則竄入隣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詬訟獨其山溪泉石之勝不改於曩時而為吏者亦苦於簿書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如此余嘗登銅棺泛荆溪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庶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可得為之慨然太息其老人為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後為吏者見民之饒給又蠶蠶易籠也則多張網絡侵漁之故民生日以殫蹙而奸偽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

大率在長吏矣於今迺見林侯林侯蓋所謂長者也侯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法吏為政潔已而恕人未嘗取辦於敲朴鈎撻以為能然而其期月之間民已四衢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法吏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尚有存者乎何侯之致理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鐵之在鑪冶惟其所鑄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翕然為之改觀易聽而况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於敦龐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同年之誼又與宜興隣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望於侯焉

贈邑侯王春巖獎勸序

始侯之入覲也余嘗贈之以詩其詩曰無言似桃李有志笑鷹鷂得暇即開卷長貧不受錢自余為此詩流聞士大夫間其士大夫之素知余者則曰是慙不妄譽人者其所譽者必其人也而因以知侯其素知侯者則曰是不為鷹鷂者是不受錢者其譽之者必其不妄譽人者也而因以知余然是時侯之為邑僅

踰年耳侯為人惻惻不敏以近名又不善候刺人意而迎之故當時雖有知侯者然尚少也上之人其知侯者又加少矣或抑而挫之侯亦恬然而甘之蓋不汲汲于求知也至是侯之為邑也三年矣其政之平易于其初者則益以精明于其後其守之不可縑于其始者則益以不可渝于其終于是上之人其不知侯者亦少矣其飛章而薦焉與其馳檄而獎焉者屬而至也夫侯能恬然於其抑而挫之者則亦豈有欣然于其薦而獎之者哉而余獨喜為侯道焉者亦喜余所譽之益有所試耳所謂馳檄而獎者御史巡江鍾君其一人也於是侯之寮羅丞輩將奉鍾君之檄而行事焉而相率求余文以張之余觀鍾君所以獎侯之語固曰公而謹也勤而廉也其公而謹也無乃余所謂不為鷹鷂者耶其勤而廉也無乃余所謂不受錢者耶甚矣鍾君之知侯而其言之有似于余也然以邑人譽邑大夫則是上交之分而其為言也近諂以監司譽屬吏則是下臨之勢而其為言也必公余方且援鍾君以自信焉而羅丞輩乃欲張之以余文豈以予之言為有加于鍾君之檄也歟雖然監司之于其屬也終歲而不一二涉其地焉則多得之于

耳剽邑人之于其令也朝夕而薰焉則多得之于目
注故悶悶之政可以乎乎其邑未必可以獲乎其
察察之政可以市乎其未上未必可以愚乎其邑之
人然則較吏治于上人之口宜不若巷處街談之口尤
為親且詳也矧余與侯又相知最深者哉且余譽侯
于踰年之前與上之人抑而挫之之時人固不以予
為妄而信之也矧余譽侯於三年之後與上之人薦
而獎之之時人其有不余信者哉侯好學而志古之
道則其所樹立將不止如施之一邑者而古之良吏
所居常不赫赫而去則見思侯行且去矣人之思侯
也其將何如故余預為言之以俟他日又當有信余
者

贈宜興令馮少虛序

君子近於靜而遠於囂近於簡而遠於煩非以便乎
靜與簡之為逸而憚乎囂與煩之為勞也靜則可以
致一而極其精爽之思簡則可蓄其有餘不盡之力
以待其有為是以神凝而幾決氣完而務濟易不云
乎君子安其身而后動莊生亦云室無虛空而婦姑
勃磳今之言治者何其轆轤而好多事也麗省之邑
上承監司部使而監司部使一省率數十人此數十

人者滿其意皆若欲得一令而為之役而令以一身
而役於數十人拜晚唯諾之所承應米鹽瑣屑之所
責辦率常以星出以星入然炬而後視邑事中夜而
治文書雞鳴而寢睫未及交耳聞鐘聲而心已紛馳
於數十人之庭矣驛道之令晝夜飭厨傳戒廩餼走
而候於水陸之街賓旅之往來者如織迎於東而懼
其或失於西豐於南而懼其或倫於北以為得罪幸
其無呵望惟然而出境則驪馬而歸未及脫鞅而疆
候又以賓至告矣此兩者煩文縟禮之疲其形惕謹
畏謹之聞其心雖有強幹之資剗割之才且耗然而
耗矣何暇清筦庫察獄訟注意於刀筆筐篋之間而
為俗吏之所必為者乎而又何暇蓄其力精其思翬
翬然為百姓根本計慮而出於俗吏之所不能為者
乎非其人之所不能勢使之然也宜興地僻以遐賓
客之所不通監臨之吏或數歲而一至故其令常逸
而尊又其人山樵而澤漁其食衣易給而徃稅易完
也非有確瘠品窳剪爪及膚之艱其俗樵朴而尚親
重於去田畝而怯於犯法非有椎埋告訐之奸非有
武斷睚眦殺人之豪非有探丸鳴梓之警故其錢穀
訟獄盜賊諸課常省於他邑然則地之靜以簡而為

君子之所便近者宜無過於此而邑令馮君又所謂有強幹之資剗割之才者也雖使之驚於最囂且煩如前之云者猶或未有不濟而况其靜與簡者乎夫因其強幹之資而試之於簡則其力益厚用其剗割之才而養之於靜則其思益精馮君行哉予將踴躍以觀宜與之政矣

送柯僉事之楚序

承天故郢都據江漢上游扼襄沔荆鄂之喉自古為巨鎮今

天子起漢沔則承天為湯沐邑且

先帝寢陵所在天子既肇建圉邑備規制金堆之歲焜耀山石將與紫金天壽相望無極故其地視昔尤重于是撫按之臣請于上曰承天故荆南巡屬地遼濶守巡吏歲不能一二至且權分非所以重寢園也請自為一道割沔陽隸之設守巡吏各一人詔報曰可其以承天為荆西道鑄印置吏如所請而柯君遷之自戶部貲外郎擢拜按察司僉事奉 敕往巡其地柯君以學問幹局顯郎署間及是行士大夫皆以為荆西得人也其友人武進唐某送而謂之曰柯君知斯職之不易乎蓋在漢時諸陵邑習俗龐雜豪

猾所窟穴故天子常為選用強察能治劇吏以附循而艾薙之其所以銷奸萌擁護陵寢之計甚至然是時諸陵邑近在輦轍下耳今承天界在南服地故阻險又楚人品窟無積聚以剽悍相鼓扇其習俗視漢時諸陵邑何如也 顯陵之工為費鉅夫去年楚大饑流人聚而藪於承天左右僵者日幾何人立墟之間剗而市其齒可謂廩廉夫以杆軸既空之後而歛之以日溢無限之費以轉徙罷弊之人而率之以趣期就辦之後此在素沃土重厚之民亦難矣况于品窟剽悍之俗乎欲以銷奸萌護陵寢安得不深慮也 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柯君其無忽也哉

贈郡侯郭文麓陞副使序

廉吏自古難之雖然今之所謂廉者有之矣前有所慕於進而後有所懼於罪是以雖其嗜利之心不勝其競進之心而其避罪之計有甚於憂貧之計慕與懼相持於中則勢不得不矯強而為廉其幸而恒處於有可慕有可懼之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而世遂以全節婦之其或權位漸以極世然志盈而氣盛則可慕者既已得之而無復有懼於罪至如賤趾淪落不復自振則可慕者既已絕望婆然志銷而

氣沮且將甘心冒罪而不辭是故其始也縮腹餓骨以自苦而其後也甚或出於饕餮之所不為人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今乃若是而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雖然此猶自其既壞言之也方其刻意為廉之時而其萌芽固已露矣苟捐之足以為名而得之足以為罪則千金有所必割苟捐之不足以為名而得之不足以為罪則錐刀有所必算人見其千金之捐乃其奇節而不知錐刀之算其真機也從而謂之曰廉嗟乎是安知古之所謂廉者哉古之所謂廉者必始

於不見可欲不見可欲故其奉於身者薄奉於身者薄故其資於物者輕雖其一無所慕與無所懼而未嘗不廉蓋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郭侯治吾常以平易豈弟與民休息為政而尤以清苦繩約自律余始見侯如是則亦以為今之所謂廉者耳徐而與侯處聽其議論察其志之所存乃知侯非今之所謂廉者也侯性本澹泊苦厭紛華又嘗講於歐陽南野先生蓋知從事於無求飽無求安之學者嘗言曰我蔬食則喜肉食則不喜布帛則寢乃安紵帛則寢不安其奉身率如此然則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侯蓋古之廉者也聞侯之夫人亦樂於糲食敝衣與侯所

嗜好無異然則古之廉者猶或不免於室人交謫于是蓋知侯之為難能也侯居常三年陞山東副使以去侯之僚霍君裘君與其屬武進尹楊君徵余文為侯贈夫侯之廉人既已盡知之而奚侯乎余之言耶雖然余知侯之廉非出於慕與懼而方其為守則猶在有可慕有可懼之地也自今以往官益峻而望益隆將可慕者得而可懼者去矣侯之廉猶是也而後人信之曰侯果非慕與懼者也然則知侯者莫如余先也而烏得無言乎

送邑令李龍罔擢戶部主事序

嘉靖甲辰至丙午東南連歲大祲先是為戶部者疑有司之緩于其賦而私於其民於是水旱霜蝗之奏十不一聽而沮抑推勘之令嚴軍儲國需窘乏常在目前而里閭疾苦常在千萬里外于是蠲租發帑之請十不一得而督責迫切之網密李侯為武進既遭大祲則計以為戶部之不信有司非其壅膏以自潤之為咎而患在不盡知有司之急有司之不見信於戶部非其籍災以庇民之為罪而患在不盡通戶部之情如使為戶部者知有司之急則固可越法破例以為貸而曲全乎有司為有司者通戶部之情則亦

可據法奉例以為請而無造於戶部然而有司常胃求於法與例之外而不知裁請於法與例之內戶部不能靳恩於法與例之內而亦不能借恩於法與例之外是以其勢常相左然則戶部之不信有司非戶部之拒有司亦有司之自拒于戶部也今縱不敢望戶部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為之計猶可使有司設以身處戶部之地而為之計於是日夜搜檢故牘及訪之邑中士大夫家得戶部支運折充故事絲髮無耗於國而百萬有益於民者凡四五條為疏以請於撫按撫按以請於朝而下之戶部戶部果以為便不終歲而奏行之自武進一邑得免米若干萬石及東南諸郡邑共得免米若干萬石三數年間東南連遭大侵而民不盡捐溝壑者李侯之功為多居久之李侯以政最擢戶部主事夫李侯之為有司也既已能辨戶部之事為戶部也其必不忘有司之心為有司也能設以身處戶部之地而為之計為戶部也有不能設以身處有司之地而為之計乎韓退之以為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余以為其自同者始於氣脉之相貫其自異者始於氣脉之相壅蓋在周時司徒主國計而州長縣正是受法焉安有為有司

而不能通戶部之情司徒欲財賄而荒政聚民尤必先焉安有為戶部而不能知有司之急如今日者乎然而司徒之屬有司敕一官寔周旋于上下之間凡歲時有天惠民病則以節巡於州縣以告之司徒而施惠焉是以長正與司徒氣脉恒相通惟司牧焉是賴今之世無是官而戶部郎出為郡守縣令入為戶部郎則猶有通融之意且國家財賦委之戶部而源于東南諸郡縣李侯佐戶部倘尚書有問錢穀盈縮與國計民力之孰利孰害李侯必且舉所嘗治縣者以對至於異日四方水旱凡有請焉而無不得者必李侯為之周旋其間也

贈訓導立君序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為之饋饗醕爵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饗醕爵之禮其廢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溢之廩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侯顏色怒喜為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

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軌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雜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鄉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誣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于責矣于于然飽且卧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之職於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為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為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況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於育才善俗如古人而無負乎其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

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自余為諸生所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為才耶若丘君者其幾於自盡而為吾之所求者乎丘君卑而無所屈於身貧而無所縋於利于今之蔽蔽齷齪之態立君一無有焉其德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為其人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汙以為待者之厚薄者有之矣向使齷齪者而出乎古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丘君於學之諸弟子群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立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立君余既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立君為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立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為贈立君序時嘉靖丙午秋七月

也

贈李司訓遷官臨安序

古今之變其可恠也歟古者任官以才雖無所不擇然自一藝而上皆可以器而使也至於學校之師則規規而謀之曰彼有道者乎彼有德者乎彼道隆而德純者乎何其求備之至也古者或委之以卿相而不憚授之以盤錯而不避至於命之為師則逡巡而不憚焉曰吾不堪也雖亞聖大賢猶不敢輕也而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何其遜避之至也今則不然不量其人之能與不能也率然而授之為師曰彼無不可焉不自量其身之能與不能也傲然而當乎為師曰吾無不可焉嗚呼古之所靳而不以與有道而未隆有德而未純者今不問其人而可以與者也古亞聖大賢之所遜者今人人之所不遜也其亦可恠也歟或者曰今學校之師誠無難焉勾稽廩食督促升歟如是而已耳其高者講章句課文字如是而已耳夫使師之為師如是而已也則誰不可也如曰不如是而已耳則必修教化興禮樂而後可以無愧然則有志之士居是官者能不畏且懼歟又安得傲然而已乎且夫不量其人而率然授之者是謂失人不自

量其身而傲然當之者是謂失已失人者則既失於人矣不可以有補也失已者則所失者已耳可以勉而補也說命曰惟教學半古人之於教未嘗不學而其學未嘗不資乎教此所謂可勉而補焉者也嘉靖丁酉余始識司訓李君於宜興會君調臨安教諭于是諸生愛君不忍其去也因相與求余文以贈余知君為忠實長者氣溫而語確能自異乎時之為師者可謂有志之士也司訓與教諭雖同為學官然司訓於官為貳其勢不可以專不專則其責猶輕教諭於官為長而一學之事皆專焉專則其責益以重矣君固且傲然當之而已歟其亦長且懼歟吁君其自勉而務學以有補焉可也曰如是而已耳如是而已耳則余又奚說以贈君哉

送陸訓導序

六籍之教之廢也久矣而詩為最甚何哉六籍皆以文傳而詩獨以聲傳也昔者孔子患鄭衛之聲亂於雅頌乖刺無所從正乃周流四方闡韶樂於齊不知肉味又得文王之操於萇弘乃始默然自信曰吾六十而耳順然後反魯正樂命太師歌關雎而曰嘏如也繹如也洋洋乎盈耳哉自是刪詩定其中聲得三

百篇皆被之覽總而雅頌各得其所其於門人弟子亦往往教以詩歌其尤有得者聲若金石而子貢聞聲歌所宜之說於師乙則夫子樂而與之曰賜也可與言詩夫然則詩之為詩不專以其文以其聲也自漢而下詩之文徒在而其聲盡亡然其時樂師尚能譜鹿鳴伐檀文王騶虞四詩又不久而廢韓毛諸家號為專經竭其力以爭草木蟲魚至問其音節不能解也今三百篇具在學官諸生誦習其文與諸經同然絕無有能繹而歌之者而弦匏琴瑟諸器因此遂不列於學官其鹿鳴諸詩則賓興鄉飲酒學官命弟子時一歌之然有聲而不成調噉噉然若擊土鼓然不知其於槁木貫珠之義安在乎若是而欲以陶養性靈風化邦國人知其難也然則詩之存者其亦少矣余少而受詩說於邑人陸文楨先生嘗病不得其聲而亦未暇請於先生也今先生之弟文祥為海鹽訓導文祥亦善說詩以詩貢為是官是官蓋古司樂之遺以六詩為教者以其人之素善於詩而又當乎以詩為教之官竊以為發古六義之意以長育人材而興起菁莪之化非習其文而無通其聲則不可此其責在文祥宜無所讓故余推舉詩之興廢以為說

然余少時聞今之歌有越曲者越人類能歌之而尤著於海鹽之間余亦不能辨其聲也文祥之行也其將能辨之耶豈所謂詩之遺耶抑亦浮艷要眇繁音促節悲而助欲者耶南風柔而靡近寶而民佚以宕海鹽故濱海之沃而柔靡奢慢之俗也豈其俗之發乎其音者固然耶里誼巷謳采詩者以觀風焉其信然耶夫古聲詩之義不傳而艷詞麗曲譁於民間此最教化者之所禁也嘻文祥其尚能以雅而易淫也哉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噌吰鞀鞀發而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之石則遂終無聲矣使其為空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為然而瀕江處處多有之則聲常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柘村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綠路關百餘年之塞而柘村兩江燈燧帖息蓋柘村之沉毅如太阿之在

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銳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撓
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為一時名將頃倭寇起東南
駕帥數蹶事人人以為非二老將不可而

廟堂亦遂召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
若膠噤而不能謀臂若蹇縮不能展謀焉而率不見
奇展焉而率不如意賈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
蜀與廣而拙於東南也倭奴恣睢豈必勁於西番南
徃江海沮如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鈍頓異人或
以此歎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歎昔者李
郭兩公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銳而有餘及與
九節度逡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既灰之燼而不足
此一人也何哉權之在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
於東南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安知不且為東
南長城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南
即毫毛之功未可必立況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
呼士不能自為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
之間人人相迎曰我公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
感於東南之垂翅而慨然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技
瘠而心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歎
兩將軍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贈張方士序

儒者詆老氏有生於無之說而聖人無聲無臭之密
旨遂亦不傳於世於是修之而為名檢氣節文之而
為辭章經術雖華實不同其失聖人之旨均矣竊疑
二氏專求之靜虛縱不能無毫釐之差其去聖學要
之較世儒為近於是讀其書問其說於其徒則往往
旁門曲見徇象執有蓋亦失所謂老與佛之旨夫非
特儒者為然也已而因西蠡蔣駕部以會蜀人張方
士自言常遇異人於襄陽叩其所傳一以無為為宗
得其神氣出入之門而守之以至於坐忘而後為妙
參之陰符道德無不昭合可謂得老氏之髓其於楞
嚴圓覺諸佛氏言亦若符契然則為二氏學者蓋未
嘗無人也吾聖人無聲無臭之旨倘亦可求乎余是
以贈之以言使為老氏學者其無疑於張君之說而
學聖人者其尚求所謂不傳之密旨而毋徒安於名
節文辭之學也

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自三十二相至于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
士焉可也徧微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
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既